

第十五章 妙婢燈前雙遣候 織蛾月底乍相逢

彩蘋入戶，盈盈曰：「其來速，得毋曳白乎？」彩蘋曰：「怪不得他誇口，見了題目，提起筆如白波卷帥，頃刻終篇，竟同夙構。我當真點了炷香兒，還留著一二寸。」盈盈在燈下從頭看畢，喜曰：「詩同謝朓之清，賦敵相如之麗，真仙才也！」彩蘋曰：「自古才人未必子都，美士難同曹植。不知怎樣爺娘，生得這般全美。」盈盈反覆吟詠，贊不絕口。彩蘋乘機進曰：「他說此卷必然見錄，叫姊姊莫忘題後之言。」盈盈半晌無語，彩蘋不敢再道。

次日，彩蘋啟戶，剛行出門外，忽清氏看見問曰：「你走出去做什麼？」彩蘋曰：「到山子後摘朵花來換瓶。」清氏曰：「前日吩咐這門不要開，對盈盈說，以後管教他不許開這門！」

石生自賦詩之後，滿望得個佳音，反弄得數日不聞聲息。心下彷徨，搔爬不著，忽覺身上寒刺刺，坐立不穩，躺在牀上。彩綠送飯進房，生令持回。散人和清氏知生身上有疾，俱不安心。盈盈聞知，謂彩蘋曰：「你和彩綠同去看看。」

彩蘋叫彩綠立在門外，獨自進房。生曰：「子何一去竟同黃鶴？」彩蘋坐在牀邊云：「自那晚別去，次日就要來回話。卻才開門出來，被院君看見，險遭譴責。這幾日不敢走動，適才聞知先生有恙，姊姊遣妾前來探望。先生是何貴恙？從何而起？」生曰：「蒙盈娘雅愛，心甚銘刻。我自那晚之後望你不來，心如膏火，憂煎成疾，動問前事如何？」

彩蘋曰：「姊姊見詩，十分傾倒，妾提箋尾之言，他卻低頭無語。」生曰：「求彩蘋姊從中做美，倘能一面，當圖厚謝！」彩蘋曰：「前蒙賜玖，尚未歸璧，先生切勿言此，且待妾緩圖。先生宜將息身子，夜深了，我回去罷！」生曰：「千萬早賜回音，免懸望眼。」彩蘋應諾，與彩綠轉入房中。

盈盈問：「是何病？」彩蘋吁云：「病根兒在他心上，問他也說不出來。」盈盈低徊良久，不復再問。

次晚，復遣彩蘋往候，彩蘋曰：「姊姊只差我去，添他個小不自在。石生只求姊姊垂一垂青眼，彩蘋便踰斷了書房門檻，也不如姊姊走一遭兒。」盈盈作意曰：「我怎麼好去？便依你說，也不能好了他的病！」彩蘋曰：「假如能好，姊姊肯去麼？」盈盈無以應。

彩蘋復到書房，生欣然攜入坐下。彩蘋問：「先生貴體如何？」生曰：「自昨晚共話，且喜病魔退舍。不知相托之事可有佳音？」彩蘋曰：「妾屢將言語探他，雖然不應，亦無愠色。妾微窺其意，似非拒之太甚。但從來玉女金仙豈能一召即至？必圖一晤，宜再以詩投之，這竹林中包一現慈悲妙相。」石生大喜曰：「聽卿之言，賤恙如風捲殘雲，片時掃淨。」遂作詩云：

深谷有佳人，相去剛咫尺。
詩情既已通，玉貌何終隔？
腸如流水回，思等太行積。
願借金蓮花，映我苔痕碧。

彩蘋曰：「情詞剝切，見時必有喜音！」生曰：「果得相逢，皆卿之力，異日當圖畫凌煙以彰懋德。」

彩蘋持詩笑別回房。先言：「生病已愈。」盈盈色喜，即問：「手持何物？」彩蘋笑曰：「這又是他的拙句，帶便一時帶來，生怕姊姊見責。」盈盈接來看畢云：「這生耐煩，又來纏擾！」彩蘋良久曰：「依我看來，若非深惡痛絕，纏擾終無了期。」盈盈色阻。彩蘋曰：「但是這幽谷窮岩才人絕跡，幸天遣生來到我家，相去只間花隔竹。姊姊既愛其才，何如一踐前言，使他也見姊姊憐才真切！」

盈盈俯首曰：「言雖如此，倘風聲漏泄，涇渭何辨？」彩蘋曰：「除卻中天月，還有誰知？」盈盈色解。晨起亦題一箋詩，令彩蘋持送。

彩蘋見詩，欣然送至書房。見門尚未開，從窗隙中彈入，即便回身。生起開窗，見詩云：

彩筆如椽鼎可扛，探闥一見已心降。
今宵擬共嫦娥約，同載冰輪到碧窗。

看畢，如綸音降自九重，欣喜欲狂。時曉日方起，生向日祝曰：「安得移天手旋轉東西，你便從此而落！」

捱至亭午，覺此日倍長，量著階前日影，百般難得移動。又將銅瓶內換上鮮花，筆中頭拔去髯管，收拾得硯几清妍，簽軸齊整，意料金釵客今夜穩來，好備清賞。盼到夕陽已落，檠火初紅，心內愈加急切。又慮散人到齋，只得在房中坐待。

等到初更將盡，寂寂園亭並不見些影兒動，但聽得園中颯然一響，便喜得心上陡然一驚，悄然行到角門外側耳靜聽，平日猶聞笑語，是夜聲息俱無。起望庭內，見窗扉俱闔，寂若無人，一庭明月浸著幾個花盆。有個小小花貓睡在牆角邊綠瓷墩上。石生大異，回到房中取詩細看，自謂無差，又疑：「難道是彩蘋戲弄？取前日詩題對看，字跡又皆出於一手。坐待片刻，復到牆角窺探，依舊悄然，真弄得垂首喪氣。又倚著湖山呆呆坐了半晌，神情昏倦，不覺矇矓睡去。

時將夜半，彩蘋輕輕啟戶，行出門來，見生倚石而睡，風露滿身，歎云：「好一癡情種子，又堪憐又可笑！」撫之醒曰：「癡兒，何自苦若此！」生驚覺云：「你來了，真教人望得眼倦。姊姊在那裡？」彩蘋笑曰：「在你心兒上！夢兒裡！」生曰：「好姊姊，休得奚落，怎麼還不見出來？」彩蘋曰：「又不是烽火徵兵，這時節他還肯出來？」生曰：「我也疑早上之詩又是前番話柄，姊姊言而無信，賺殺人也！」彩蘋曰：「不要錯怪人。偶值院君抱病，他在房中侍寢，不得出來。我怕你呆等，特來回你一聲，今晚是不能踐約了。」生曰：「我卻不信，這害病的不前不後，偏偏害在今夜？」彩蘋曰：「不來由他，不信由你，我既受托，無非盡心而已。」

言畢欲行，生攔住曰：「闔門權柄往往操之汝輩，你也難推乾淨！姊姊不來，休辜了今宵風月，屈你到房中一敘。」彩蘋曰：「你是我本房取中的，那裡有門生調戲老師之理？這卻斷難從命，快些放手！」生強之曰：「如此見棄，子心何安？」彩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生笑而釋之，彩蘋負慚而去。

石生回到書房，拊髀歎曰：「只圖一見，其難如此，怎如我梅娘、柳娘，晨夕得把臂談心！」因取匣中雁圖紙，寫一詞，寄與彩蘋。

緒，追憶臨期相訂之語，未知二女果否情真，又不知此行何日得遂良緣，何日得返故里。思前想後，將從早至暮一腔喜氣都化作短歎長吁。默對孤檠，竟夜不寐。

次日無聊，行到寺中消遣終日。回來走進書房，卻正要關門，聞彩蘋呼曰：「關了門不要上門。」生見其來，卻又私喜，故惱曰：「你還來做什麼？」彩蘋曰：「若依你那樣■陷，原不該再來，只是難為了那一個！」生曰：「我只要你將功贖罪，姊姊今日可來？」彩蘋曰：「他已在山子後，你且不要出去，他今晚也未必到你房裡來。我端這條凳子到外面，讓你兩個坐坐罷。」石生喜得心慌手亂，連忙穿衣伺候。

彩蘋來引盈盈出園。盈盈常服淡妝，緩緩行到池邊，故意倚欄玩月。彩蘋進房曰：「姊姊出來了，請出去。」石生整冠出房，彩蘋曰：「姊姊，石相公出來了。」盈盈回身，石生近前施禮，盈盈答禮畢，各各含慚無語。

石生作意道了一聲：「姊姊請坐。」盈盈低垂粉頸。石生左尋右想，竟沒一句話兒開口。彩蘋旁立，忍不住欲笑，避入石生房內。生曰：「深慕姊姊閨蟾學士，今晚得挹蘭芬，調飢頓釋！」盈盈曰：「妾山陬鄙陋，謬語知書，徒貽笑大雅。」

二人語畢，半晌無言。盈盈不禁羞腴，輕呼：「彩蘋！」彩蘋故意不應。生亦自覺含赧，又尋思曰：「前夜頌題，匆匆報命，愧同蚓竊蛙鳴，能不使麗人齒冷。」盈盈曰：「先生班馬奇才，妾淺見寡聞，何能窺測！」

語畢，又復默然。盈盈復呼：「彩蘋！」彩蘋又不應。生代呼曰：「彩蘋姊！」彩蘋出房曰：「姊姊，我們進去，改日再來罷！」盈盈起立，彩蘋捧之而去。

石生隨至山子後，彩蘋曰：「姊姊，送客的到門外了。」盈盈回顧，謂彩蘋曰：「請石相公回去！」彩蘋曰：「石相公聽見了麼？」盈盈入內，彩蘋謂生曰：「借重你把坐兒收收，不要忘了。」

盈盈進房曰：「好沒意思！要你三回四轉催我出去，卻像泥人對了土佛，坐了這半晌。我問你，方才那凳子是你放的麼？」彩蘋曰：「我只道坐得下了。」盈盈曰：「我便知道你的行事。」又問：「怎麼幾遍叫你不應？」彩蘋曰：「石生欲圖一見，如蔡經請麻姑，漢武召阿母，我道他見了有的是話，好讓他多說幾句。那知道竟沒得說！」盈盈失笑。

石生回房自矜，喜出望外。合眼靜坐，思其語言，摩其態度，種種可人。喜得心花夜燦，又是一夜無眠。

次早，彩蘋到齋，見生曰：「夜來僥倖，一朵未經眼的鮮花，早被你迎著月光看了個十分飽！」生謝曰：「昨宵之會，非汝無由。只是姊姊見我為何竟不則聲？」彩蘋笑曰：「你倒說他不則聲，你說什麼來？見了他掙了半日，才說得一句『姊姊請坐』，臉兒上紅得似胭脂一樣。又巴不得見面，見了又要害羞，這叫做沒苦吃尋苦吃！」生笑曰：「初親粉黛，自覺語言羞澀，倒被你取笑。再會時定不如此，還仗你留心！」彩蘋曰：「心不難留，只是何以報我？」生曰：「卿投我以瓊瑤，我當報之以木瓜。」

彩蘋回身，生執手送至角門邊。彩蘋曰：「放手罷！」生曰：「我便送你進去。」彩蘋曰：「你要進這門來，只怕還早。」生曰：「這門是你管的？」彩蘋曰：「此門鎖鑰非我不可。」生笑曰：「虎已經出柙，還誇甚鎖鑰。」彩蘋曰：「寧使出柙，斷不使毀於櫝中。」言訖，閉門而入。